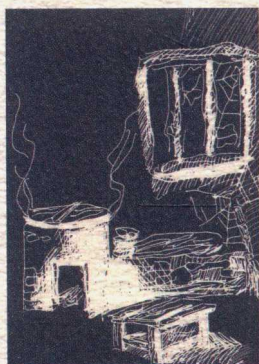


村落里的

单身汉

彭大松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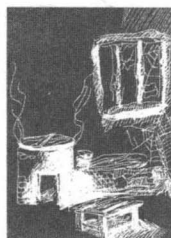


THE
SINGLE MAN
IN
THE
VILLAGE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村落里的

单身汉



THE
SINGLE MAN
IN
THE
VILLAGE

彭大松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落里的单身汉 / 彭大松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 - 7 - 5097 - 9578 - 1

I. ①村… II. ①彭… III. ①农村 - 贫困区 - 男性 - 婚姻问题 - 研究 - 中国 IV. ①D6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93376 号

村落里的单身汉

著 者 / 彭大松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陈 颖

责任编辑 / 陈 颖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出版分社(010) 59367127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51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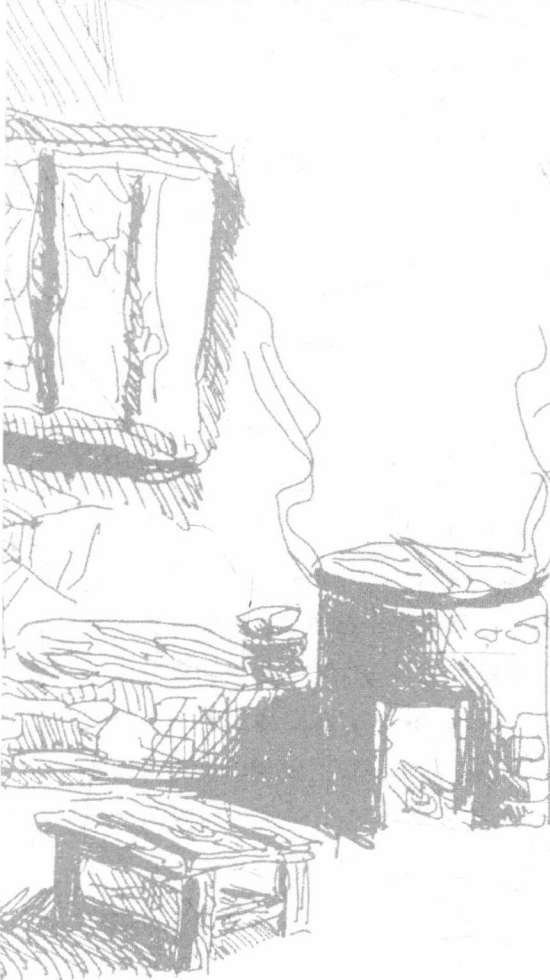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9578 - 1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生育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4JJD840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前 言

他们是真实存在的群体，
他们是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
他们可怜、可悲也可叹，
他们是村落里的单身汉。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既包括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制度环境、文化规范方面的变化，也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体心理、态度和行为方面的变化。婚姻作为社会的观景之窗，处处都折射出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它让我们有机会观察到诸多不相容婚姻现象却能在同一个社会里共存。从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许多都市精英女性成为“剩女”的同时，却有大量农村男性无妻可娶，成了光棍。与此同时，有钱有权的男性除了能与心仪的女人结婚成家外，还可以用自己拥有的资源，交换到除妻子之外的其他女性。“养小三”“包二奶”俨然成为当下成功男士标榜自身价值的显著标签。吊诡的是，大众的价值观似乎也与“精英”阶层的价值信仰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从而让我们的社会一方面对有钱有权男士“养小三，包二奶”的行为给予极大的宽容、理解，甚至有时还带有一些羡慕与崇拜；另一方面，却对农村单身汉真实、合理的性欲求，给予了异常苛刻的指责与批评。阶层差异引发了公众价值信仰的错乱，让人不得不思考，当下的改革开放、城市化、工业化以及新农村建设等，对于不同阶层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又将有什么样的命运呢？

我选择了农村单身汉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希冀能从单身汉的人生际遇中，重新认识时代变迁带来的影响。诚然，单身汉并非当代社会独有的产物。它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可能存在。然而，当前中国农村单身汉无论是规模、范围还是其呈现出来的新

特征都是前所未有的。要认识这一群体的独特性，需要我们将其置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从不同的维度透视这一群体的形成、细致刻画他们的生活样态、深入分析他们可能给社会带来的显在和潜在的影响。

本书以苏北江边村作为田野地点，同时结合在其他研究地点收集的资料，以那些年过30岁、尚未结婚的农村单身汉为研究对象，考察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村单身汉形成机制，深入分析农村单身汉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到的种种生存困境，描绘农村单身汉艰难求生的图景。在对苏北江边村个案进行研究，并结合其他研究的基础上，获得如下发现。

其一，中国农村单身汉群体的兴起，乃至光棍村的出现是众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它的形成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国家力量的介入以及市场化发展相关联。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村未婚男性的婚姻。

其二，遭遇婚姻困境的单身汉及其家庭成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采取了低就、举家合作、入赘、交换等变通办法，试图化解婚姻危机，达成家庭再生产的愿望。为了家庭延续，他们通过过继、领养、捡拾弃婴等方法来实现愿望。这些办法无疑是策略性的，是在外部环境约束下的一种理性选择结果。尽管采取了策略行动，但大多数单身汉仍然不能如愿，只能终身打光棍。

其三，农村单身汉遭际单身身份困扰和社会地位边缘化双重生存困境。青年单身汉表现出对单身身份的焦虑和抗拒，中年单身汉则对单身身份表现出认命和无奈的认同。而单身身份对老年单身汉而言，影响渐渐减弱甚至消失，但单身所带来的养老问题仍然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除了身份困扰之外，单身汉在家庭、社区以及社会流动中还处处受到社会排斥而沦为底层社会的边缘人。在双重困境下，单身汉的生存举步维艰。

其四，单身汉的性越轨行为给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公众又难以对农村单身汉的性越轨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从而使得有性越轨经历的农村单身汉既是越轨者，同时又是受害者。这种极端分化的双重身份，让农村单身汉陷入两难的困境。婚姻和性之于单身汉而言，是一道永远无解的难题。作为研究者，我无法满足他们结婚成家的愿望，但我希望通过自己真实的文字记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社会中这个独特的群体。我们希望这些深陷婚姻困境和生存困境的农村单身汉能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和关怀，让他们将来生活得更好一些，生活得更更有尊严一些。要做到这些，需要单身汉家庭、社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重建他们的家庭关系网络、亲属交往网络，加强单身汉的社区联系，通过社会的帮扶和引导，让单身汉重新回到家庭、回到社区和社会。唯有如此，单身汉对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才会变得更小，社会才将更加和谐、美好。

目 录

- 0 “邂逅”单身汉 / 1
- I “走进”单身汉 / 47
- II 寻“根”之旅 / 75
- III 单身汉的家庭再生产 / 119
- IV 单身身份的标签 / 159
- V 多重边缘的困境 / 187
- VI 性问题的“罪与罚” / 227
- VII 被遗忘的孤独者 / 271
- 参考文献 / 289
- 附 录 / 300
- 后 记 / 311



0

“邂逅”单身汉

为什么关注单身汉，总要有个理由吧！
童年的记忆，幼年的好奇，成年的感触……
总之，我想说说他们。

陈伯被马蜂蜇了，然后死了。
彭五救了四爷，最后不见了。
没钱的单身汉，一元钱可以观看……

缘 起

在结束对农村单身汉调查的一个多月里，我试图思考“究竟是什么让我对研究农村单身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问题，以便对这两年来，付诸了大量的时间、精力、物力和情感的社会调查做一个简要交代。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迄今也难以完全说清到底是什么力量迫使我走近农村单身汉，并走进他们的生活之中，与他们面对面地交谈，体验他们的生活境遇。

一 陈伯被蜇

我出生在皖南大别山区的一个村落，交通闭塞、资源匮乏、教育落后、村民们思想保守，贫穷村落所具有的特点，这里一样也不少。在这个闭塞的小山村里，没有娶上媳妇、终身打着光棍的人不在少数。虽然那时我并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娶不上媳妇，但从大人鄙夷的眼神里可以看得出，他们是一群不受欢迎的人。多数时候，他们在村民眼里是可有可无的。

当然，他们也有受村民欢迎的时候，每年的“农忙”就是这样的特殊时期。“农忙”在我家乡有一种通俗的说法叫“双抢”。“双抢”指的是“抢收”和“抢种”。应季节变化和农作物的生长需要，农民要在最短（也是最佳）的时间内把成熟的谷子收割、脱粒、晒干并储仓，同时将空出来的稻田再耕种，插上新的秧苗，以备下一季之用。这两件事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这就使得“双抢”成了村民们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刻。“双抢”的时

候劳动力匮乏是普遍现象。短短的十来天里，老人和孩子都成了家庭劳动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老年人在家做饭，翻晒稻谷，孩子们做一些诸如拾稻穗、拔秧苗等力所能及的事情。单身汉在此期间更是成了许多村民眼中的“抢手货”。他们多数身体健康，能干活，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多数是“五保户”，少有土地^①，是“清闲”人员。所以，在农忙期间，很多家庭都想让这些单身汉到家里帮忙搞“双抢”。只要给他们吃饱、喝好，再额外给他一包廉价的香烟，他们都会很卖力地帮你干活，而不需要另外付给报酬。许多村民都觉得无论平时多么鄙视这些单身汉，但此时此刻，还是需要“巴结”一下他们，请他们来家里帮忙。因此，在农忙时节里，单身汉的“帮工日程”总是安排得满满的。对于单身汉而言，这段时间也是一年中最为“风光”的时刻，头抬得要比平日都高。他们也会趁此机会，对那些平时“极度轻视”他们的村民的帮工请求说“不”。结果当然是被恼羞成怒的村民骂个狗血淋头。对骂一阵之后，单身汉们觉得很解气，因为这是一年中唯一“报复”的机会。

到了冬天农闲的时候，单身汉们都变得萎靡不振，无精打采起来。多数单身汉都是这般模样：穿着破旧的棉袄，看上去体态臃肿、行动迟缓，斜靠着村头的土墙或者坐在墙根儿底下晒着太阳。过往的村民对他们或漠然视之，或取笑一番。村子里有个叫癞痢的单身汉，因为他头上长着癞头疮，人们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癞痢（我从未听人提起过他的真名，也许他从未有过真名）。因为癞头疮的缘故，他也经常成为众人嘲笑和戏弄的对象。据大人们说，只要天气要变化，他头上的癞痢就会变得通红，很多人

^① 在有些农村地区，不足60岁的五保户也有土地，但多数五保户因为种种原因（比如劳动能力弱、懒惰等）不种或只种少量的土地，因此这些人在农忙的时候就显得很清闲，有时间给别人家帮工挣些“外快”。所谓的“外快”不外乎混一顿免费的午餐、一包香烟或者几斛米而已。

看到他满头通红的癫痢就会故作惊呼“不得了啦，癫痢头变红啦，明天要下雨啦！”他在众人的一阵哄笑声中，瞪了众人一眼，嘴里咕噜着骂人的话，没有人听懂他骂什么，所以笑声过后，又归于平静。不仅大人们经常取笑他，村里面的孩子也是如此。孩子们趁他转身之际，往他的破棉袄里塞一根枯枝，在他拖沓脚步行走之际，枯枝也随之一颤一颤的，像极了动物的尾巴，孩子们一阵哄笑，他自己却全然不知。自记事时起，爸妈就不允许我和这帮孩子一起捉弄单身汉，说他们这么可怜的人，不同情也就罢了，但若是戏弄人家是极不道德的。

此后发生的另外一件事，让我对父母的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那是个夏天的傍晚，一阵喧闹声中几个大人抬着一个被马蜂蜇得满脸红肿的人直奔村部医疗室。后来，听邻居们说这个被马蜂蜇的人是陈伯（一个老单身汉），由于医疗室医疗条件有限，在经过简单处理后，就转往县城医院救治。因山高路远、路上耗时太长，加上伤势过重，在到达县医院时，陈伯已经没有了呼吸。他是怎么招惹马蜂的？有传言说是他在偷别人南瓜的时候，不小心碰了马蜂窝，后来才知道那是村里对外界（乡镇调查组）的一种说法。真实的情况是陈伯在自家池塘里洗澡的时候，被村头几个调皮的孩子拿走衣服。陈伯抄近路去追的时候，不慎碰了灌木丛里的马蜂窝，才被一拥而上的马蜂蜇到。当时，陈伯由于没有穿衣服，身上多处都遭马蜂蜇伤。那时正值盛夏，也是马蜂毒性最大的时候，加上村子诊所条件有限，结果就丢了性命。事后，村长带领一行人（其中有两名乡镇联防队员）来村子里做调查，发现他（村长）的亲外甥也是那群“惹事”孩子中的一个，最后调查不了了之。村里按照五保户的标准对陈伯的后事进行处理。村里多数人知道真相，却没有人愿意为这样一个没有父母、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妻子儿女的单身汉伸张正义。那件事对我触动很大，那时的我虽然对世态炎凉没有什么体会，对意外死亡也

没有多少认识，却对父母给我的教育，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处于弱势地位的人应该多一份同情，多一份关爱。或许我选择农村单身汉这个课题或多或少是受到了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之故吧。

二 彭五走失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对单身汉的印象大多是离散的或片段式的，很少能够对一个单身汉有完整的生活印象（这可能与我年龄小，接触他们的机会和时间少也有关系）。但彭五是个例外。彭五本是四爷收留的一个外乡流浪汉，四爷和我的爷爷是同胞弟兄，我小的时候经常随爷爷到他家去串门，因此得以接触和熟悉这个被四爷收留的单身汉彭五。彭五生平不详，据说是外地闹水灾而一路乞讨来的乞丐。彭五是四爷给起的名字，因为是大年初五收留他的，随了四爷的姓。据四爷说，收留彭五纯属偶然。那是一年冬天，四爷的猪圈里不知何时住进了一个乞丐。四爷发现他时，已经住了有些日子了。猪圈已多年不养猪了，平时只做仓储之用，圈里堆放着一些杂物和做柴火用的麦秆，对流浪汉而言倒是个不错的御寒之所。四爷心肠好，没有赶走乞丐，只是叫他把柴火引着了。次年正月初五发生的一件事让四爷决定收留这个流浪汉。那日凌晨，四爷去茅房，在回来的路上，因地面结冰不慎摔倒，摔折了腿，怎么也爬不起来。外面天寒地冻的，四爷心里嘀咕着要没有人来搀他恐怕要被冻死。正在四爷准备扯嗓子叫人的时候，一个人把四爷抱起，送回屋里。这人不是别人，正是住在四爷猪圈里的流浪汉。天亮后经医生诊断，四爷的大腿摔折了。这里需补充交代一下，四爷膝下无子，两个女儿早已出嫁，四奶奶去世以后，四爷就一个人过。流浪汉伺候四爷，直到痊愈。四爷感念流浪汉的帮助，就收留了他。自此彭五也就成了四爷家庭中的一员，也日渐为我们村庄上的居民所熟悉。农忙时节，他留在村子里帮助村民们搞“双抢”，从来不收人家一分钱。

农闲的时候，他就到外地拾荒，一般到年底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他总是将捡拾到的一些“有用”的东西分给村民们。在我印象中，彭五很少说话，高兴的时候，总是咧嘴憨憨地笑。

后来，四爷去世了，彭五回村子的次数逐渐变少，有时候过年也不回来。彭五也慢慢从人们的记忆中退出。只是在农忙的时候，可能有人会问“彭五今年怎么不回来了”。到年底的时候，偶尔也会有老人念叨“彭五怕又是不回来了”。再后来，我去县城上学了，再也听不到任何关于彭五的消息了。有一年寒假，我忽然想到了他，就随口问奶奶，奶奶说“他已经多年没有回来了，怕是死在外面了！”听到奶奶的话，我心头忽然涌起一种莫可名状的悲凉。

此后，随着在外求学、工作，我对家乡的单身汉了解得越来越少。我对他们的记忆永远停留在年少时期，对他们的印象也完全是来自一个孩子的眼光和心理感受。根本不懂去思考单身汉的命运、生活境遇，更不会设身处地从单身汉的立场看待他们所遭际的社会问题。所幸的是，在读博期间的一次读书会上，农村单身汉话题被重新提起。我才忽然想到自己身边曾经有过这样一群人，也曾亲眼看见过发生在这群人身上的一些事儿。我脑海里浮现出一幅幅鲜活的画面，并萌生了要系统研究农村单身汉群体的想法。此后，农村单身汉就成了我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的对象。

三 乡村性交易场所

在决定系统研究农村单身汉之后，自然需要处处关心和收集与单身汉相关的文献和资料。这既为了自己对这一群体的生活样态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也为下一步更深入的田野调查做好准备。

2011年10月我到北京出差，一个在北京工作的朋友接待了我。在闲聊间，我向他透露了自己打算研究农村单身汉的事。一

方面，希望借助他的人脉圈，帮我寻找可能的研究地点；另一方面，也希望能从他的立场出发给我一些有益的启示与建议。得知我要研究农村单身汉时，他立即推荐我去看正在北京举办的一个艺术展，他说几天前他们单位组织观看了这场艺术展，感触很深。他相信我在那里一定会找到“灵感”。我从未看过艺术展，也一直担心自己没有审美的眼光，而误读了艺术家的意思。要在以前，我定然会拒绝，但那一次我竟答应了。在回宾馆的路上，我想能这么快答应下来或许与我在别人的“地盘”，受到人家的邀请不好意思拒绝有关系吧。

展出是在新开张的北京希望艺术馆（希望艺术馆坐落在宋庄小堡村）。尽管它在北京郊区，但由于公共交通便利，我从大北窑乘车，全程仅用了一个半小时。抵达艺术馆大厅前，一眼就能看到这次展览的大幅海报。海报的顶端是这次展出的标题“凤凰·西去20000米”，副标题为“当艺术家踏进湘西苗寨”，海报的背景则是一组苗寨的村落（图0-1）。当我看到这样标题的时候，心中油然而生一种好奇心。因为这样的标题不仅富有诗意，而且散发着浓厚的学术气息。难道人类学田野方法也能在艺术领域派上用场？抱着好奇的心态我跟随参观人流观看展览。观看全部展出后，我发现人类学田野方法竟与艺术能有如此完美的结合，也颠覆了我之前对艺术的粗浅之见。这次展出是艺术家们通过田野调查方法所获得的对湘西农村的一次最真实呈现。艺术形式多样化是这次展出的一大特点（例如绘画、雕塑、纪录片、照片、文献、实物场景等）。它多角度、全方位地向观众呈现湘西苗寨村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让现场的观展者如临其境。所不同的是，人类学家是用文字记录一切，而艺术家们则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展示田野考察的成果。

据举办方介绍，“凤凰·西去20000米”艺术展是卯丁先生和他的艺术家友人历时两年多，十数次出入湘西苗寨进行深入观